

昆明市志長編

卷十二
近代之七

昆明市志編纂委員會

昆明市志长编

卷十二

(近代之七)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昆明市志长编

卷 十 二

(近代之七)

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

内 部 发 行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杀鸡金胆”的宝通前合参法雅吉，眼

(80)

工农官的参目第其录站国军次 (4)

(80)

(80)

六、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与民族资本的发展概况…… (1)

(一) 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工艺工薪薪，丙

(1) 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对人民进行疯狂丁

(58) 的掠夺..... (12)

(78) (1) 军费支出庞大，造成财政严重困难..... (12)

(88) (2) 富滇银行、殖边银行及其滥发纸币..... (14)

(88) 甲、富滇银行之创设经过..... (14)

(102) 乙、从减低“半开”贗色到滥发“滇票”... (20)

丙、纸币不断贬值及其对市场的影响..... (23)

(102) 丁、官员之乘机贪污及富滇银行之黑幕..... (30)

(110) 戊、殖边银行及其为军阀政权吞并的经

过..... (34)

(110) (3) 靠鸦片“禁种、禁运罚金”及增加

(110) 各种捐税维持财政开支..... (38)

(122) 甲、鼓励鸦片种植和贩卖的所谓“寓禁

(122) 于征”..... (38)

乙、巧立名目，竭泽而渔的多种捐税..... (52)

(122) 子、厘金、牲畜税及商税..... (52)

(122) 丑、契税及先后增设印花税、烟酒、牌

资照及特种营业契税..... (55)

(122) 寅、地方杂捐及附加税..... (61)

卯、唐继尧垮台前制定的“整理金融条例”	(63)
(4) 为军阀战争及其统治服务的官办工厂	(66)
甲、兵工厂	(66)
(1) ... 乙、造币厂	(67)
丙、模范工艺厂——五金器具制造厂	(74)
丁、制革厂	(80)
(131) ... 戊、官印局	(82)
(131) ... 己、其他	(87)
(142) 2. 封建买办的经济独占逐步形成	(88)
(141) (1) 军火大买办	(88)
(150) (2) 地方军阀政府金融实力的扩张	(102)
(153) ... 甲、富滇新银行及其统一纸币的管理外	
(160) ... 汇	(102)
乙、铸造银币及其舞弊情况	(110)
(148) ... 丙、以向锡矿贷款为主要业务的劝业银行	(116)
(188) ... 丁、实业银行及工农银行之设立	(119)
戊、陆系与兴文官银号的结合	(122)
(388) (3) 为了搜刮军费、加强对人民实行掠夺	(123)
(352) ... 甲、设立“特贷统运处”独占鸦片的运	
(352) ... 销	(128)
乙、多种捐税有增无已	(139)
(352) (4) 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的成立及官僚资本	
(41) ... 本企业——云南纺织厂的出现	(156)

甲、云南省经济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机构	(156)
乙、云南纺织厂概况	(164)
丙、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创办的电气制铜厂概况	(174)
(5) 交通路线的开辟及市内公共汽车的行驶	(175)
甲、几条交通干道及郊区公路的修筑	(175)
乙、民用航空线的开辟	(192)
丙、云南运输公司及公共汽车管理之腐败	(193)
(6) 缪、陆两大财阀集团及其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服务的实质	(194)
(7) 地方财政金融的崩溃与四大家族的剥削工具——“法币”进入昆明实行强制掠夺	(204)
(二) 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	(210)
1. 耀龙电灯公司创办经过——工业投资困难的典型	(210)
(1) 工业投资的困难情况	(210)
(2) 技术设备等对帝国主义的依赖	(219)
(3) 生产失常，供电不足	(223)
(4) 受官僚资本吞噬、改组合并为耀龙电力公司	(227)
2. 唐继尧军阀官僚集团兴办的自来水公司	(237)
3. 矿冶工业的创办及昆明附近矿藏情况、主要矿冶工业经营情况表	(242)

4. 市内日用品工业的发展及其脆弱	(264)
(1) 日用品工业概况及其资本关系	(264)
(2) 亚细亚烟草公司的创立及其为地方	
军阀政府所吞并的华商亚细亚烟草	
公司	(267)
(3) 抵制日货运动中兴起的火柴、肥皂	
工业	(273)
甲、火柴的萌芽时期	(273)
乙、火柴的发展时期	(275)
(4) 大道生织布厂及其它纺织工业的兴	
办	(287)
(5) 印刷、铜铁机器、制革及其他杂项	
工业的纷纷设厂	(291)
5. 手工业及特种工艺品的发展和变化	(296)
(1) 有关日用品手工业的一度发展	(296)
(2) 特种工艺品的日益衰落	(302)
6. 民族工业所受帝国主义的压迫	(308)
(1) 外货倾销的压力	(308)
(2) 滇越铁路任意增加运价的重大压力	(310)
7. 民族工业在省内外市场上所受封建主义的	
压迫	(323)
(1) 货币的紊乱及其不断贬值	(323)
(2) 度量衡的不统一	(325)
(3) 阻碍工业品流通的税赋	(331)
(4) 阻碍工业品流通的运输困难	(333)
(三) 民族商业的发展	(338)

1. 昆明的商业资本家帮别和集团	(338)
2. 靠贩卖鸦片起家的商业帮别	(344)
(1) 贩卖鸦片的帮别和情况	(344)
(2) 勾结地方军阀，滇帮组织广云公司	(361)
(3) 勾结帝国主义，大量走私鸦片	(365)
(4) 鸦片对社会经济的危害	(367)
3. 成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剥削网一环的商业帮别	(373)
(1) 洋纱洋布向昆明倾销及云南商帮为洋纱洋布推销服务	(373)
(2) 向帝国主义供应土产原料的商业活动	(388)
4. 省内外市场在帝国主义破坏昆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日趋扩大	(395)
(1) 省外贸易的扩大	(395)
(2) 省内贸易状况	(400)
(3) 交通干线的初步修筑	(402)
5. 与商业资本不可分割的汇兑和典当的发展	(404)
(1) 由钱庄、票号到银行的出现	(404)
(2) 兼营申汇的重要商号	(411)
(3) 剥削农民、小生产者的典当业	(412)
6. 为消费城市——昆明服务的各种商业	(425)
(1) 主要行业概况	(425)
(2) 股份有限公司的增多	(440)
(3) 牙行的继续存在	(443)
(4) 饮食业和旅栈的畸形发展	(448)

(5) 运输事业之不振及商派之频遭灾祸.....	(458)
7. 工商业资本家的组织——商会的沿革及活动.....	(467)
(1) 商务总会及其办理商团.....	(467)
(2) 云南总商会及二次办理商团.....	(469)
(3) 商民协会及其与总商会的纠纷.....	(474)
(4) 昆明市商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476)
8. 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矛盾及其软弱的表现.....	(485)
(1) 对拉伕派差的胁迫向地方军阀政府的呼吁.....	(485)
(2) 抗议滇越铁路运费加价, 实行停运货物及其抵制之无效.....	(488)
(3) 抗议海关加水及其向南京国民政府的呼吁.....	(492)
(4) 对邮资加价向国民党政府的呼吁.....	(495)

六 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与民族资本的发展概况

〔提要〕 经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形成为西南方面的军事势力之一，他们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不仅为了巩固其独霸一方的反动统治，而且是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发动对川、黔等省争夺地盘的战争。以1917年为例，地方军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五百四十多万元，而向富滇银行借欠达一百多万元。到了1926年财政总支出仍为五百多万元，而向富滇银行借欠竟达二千九百四十多万元，十年的时间里，军费支出的耗费是如此惊人的庞大，而借欠的数字只是其中的一个部份。

地方军阀筹措军费，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滥发纸币：富滇银行于1912年成立，直辖于地方军阀政府，以便集中货币收入，供地方军阀支配。护国运动以前，北洋军阀政府的中国银行，曾到昆明设立分行，发行纸币。护国运动中，地方军阀政府停办了中国银行，富滇银行遂占统治地位。地方军阀政府通过银行筹措军饷，最初是靠铸造半开银元时减低成色，即由八成（银八铜二），降至七成、六成乃至五成，甚至有不足五成的，从中取“造币余利”，这还不能满足搜刮军费扩充地盘的需要，即由富滇银

行发行大量纸币，其发行额在护国前夕，不过二百余万元，但到1921年唐继尧为顾品珍驱逐离昆时，发行额已达一千万左右。1922年唐继尧二次回滇后，更全靠滥发纸币维持其反动军队，因此到1926年止，纸币发行额已达三千八百多万元。

二是贩卖鸦片：地方军阀政府的另一个主要财源，就是在“寓禁于征”的名义下，实行强迫种植鸦片，按亩征收罚金外，又在鸦片烟的运销中，征收“禁运罚金”。据统计，这项鸦片收入，在唐继尧倒台的1927年，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70%多，因此当时的人们都说，黑（鸦片）、白（白银）二货，是地方军阀政府的两大财源。

除了鸦片烟的“罚金”以外，捐税名目十分繁杂，除了保留清朝政府的全部捐税外，先后增设印花税，烟酒牌照税，契税，以及各种加征，而尤以附加税为最，可以任意加征，没有任何限制。如田赋，以1924年为例，全省征收总数为七十余万元，而附捐征收即达一千余万元。此外，还有随粮征收的团费，地主官吏对农民的额外勒索，更是无法估计。田赋以外，厘金、牲畜税和商税，也是军阀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巧立名目的各种捐税更是花样繁多，以昆明市计，达二十五种，昆明县的地方杂捐也多达十八种，军阀们的横征暴敛是无孔不入的。

除此以外，地方军阀政府也还拥有几个工厂，这就是有二百多工人的兵工厂，百多工人的造币厂和官印局，六十多工人的制革厂，这些工厂都是为军阀的扩军筹饷，巩固和扩张其反动统治服务的。与国民生计有关的，只有一个资本十一万元，职工二百余人的模范工艺厂，分为五金、木器、电镀、搪瓷、毛织五科进行生产，所用钢材，大半由德国输入。

唐继尧倒台后，经过三年的军阀混战，龙云在进一步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勾结下，逐步巩固了他的统治。从1930年以后，他一方面继承了地方军阀政权靠内战起家，以滥发纸币和贩运鸦片为聚敛财富的主要手段的传统。另一方面利用政治的公开强制手段，加速掠夺农民、小生产者和压迫民族工业，以集中金融资本，建立其封建、买办的官僚资本统治。

在这一个时期，地方军阀政权，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依靠帝国主义的援助，特别是军火接济，比唐继尧统治时期有加无已。而且军火买卖当时成为大宗国际贸易，法国军火商的龙东公司在昆明异常活跃，从军火买卖中赚取的回扣与其他利益，也归地方官僚集团所垄断。另外，依靠滥发纸币，贩卖鸦片，对人民进行疯狂掠夺，扩充军队，巩固地盘，也比唐继尧统治时期有加无已。为了扩张金融实力，于1924年改富滇银行为富滇新银行，发行新滇币，对于旧滇币以五折一收回焚毁，但通货膨胀并未因此而停止。地方军阀政府继续依靠滥发纸币，扩充军队，从1913到1926年，纸币的发行膨胀达60倍以上，到1932年更增到160倍。为了独占鸦片烟的利益，从1935年起，成立“烟土统运处”，宣布当年五月一日起，对省外鸦片贸易实行统运、统销，禁止一切商运，仅1935到1938年在南宁销售的烟土就有二千五百万两。在捐税方面，实行清丈土地后，全省的田赋收入增加了七十多万元，较过去增加一倍，其他如呈贡、晋宁、昆阳、安宁等地都有大量的增加。田赋以外，1931年实行裁厘，但增加了棉纱、布匹、百货、煤油等商品的特种消费税。并将税捐按五折一的旧滇币与新滇币比例，实行改征现金，使人民受到极大的损害。

除了上述以外，地方军阀政权，开始逐步实现其金融独占。富滇新银行统治了外汇，对出口大锡办理跟单押汇，其他出口货所得外款，卖与银行，但外币与滇币贴水涨落，仍操于法帝国主义的东方汇理银行之手。此外，富滇新银行也设立了农业金融业务，实行对农村贷款。并举办了以向锡矿贷款为主的劝业银行。兴文当也改为官银号，以存放款、汇兑和做鸦片烟生易为主。与唐继尧统治时代不同的，还有逐步实现对工、农业生产的独占，1934年设立了云南省经济委员会，1935年设立了云南纺织厂，并先后设立了昆明电力厂，改模范工艺厂为云南五金器具厂，增资扩充设备。在农业方面，1935年设立了云南省垣附近农田水利工程处，建立小新村等处抽水站，开始使用机器抽水灌溉。在交通运输方面，在今昆明市属内，1930至1932年陆续修通由昆明至呈贡、晋宁、昆阳的公路，1931年修通了由昆明至长坡的公路。1935年滇黔工路通车；中美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的昆渝航线开航。1937年京滇公路通车，同时官商合办的云南运输公司成立，修理了百余辆旧卡车，行驶长途运输，承运客货，并以一部份改为市内公共汽车。

由于以上军事独裁、封建搜刮和买办事业的新发展，财富集中的速度，比唐继尧统治时代大大加快，据1930年的统计，全年财政总收入已达纸币七千余万元，比过去的五百万元增加了十四倍。在地方封建买办的统治集团内部有了一定的分工，其中掌握财政金融权力的，形成为陆崇仁和缪嘉铭两大系统。陆崇仁实力在财政方面，拥有大小税收，清丈机构；在金融方面，有由兴文官银号改组而成的兴文银行为主的五个银行，并且支配着全省买卖鸦片的“特货统运处”。

缪嘉铭除了通过富滇新银行把大量资本搜集掌握起来外，并以云南省经济委员会为中心，逐步建立其工业独占地位，创办炼锡公司，云南纺织厂，接办跃龙电灯公司。他们分别与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发生密切关系，他们之间有分工也有矛盾，而其发财的途径，都是建立和统一在龙云的军事实力的轨道上的。

在帝国主义进一步破坏了昆明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国内外市场扩大的条件下，民族工业有了发展，但它的生产规模是狭小的，资本有机构成是低下的，因此它的基础十分微弱。

昆明一些较大的民间企业，大多数是由商人、官僚和属于地主阶级的“绅士”所创办的。他们首先投资于公用事业，1910年由昆明大商人王鸿图倡办的耀龙电灯公司，其所属的石龙坝水电工程，于是年兴工，到1912年4月才投入生产，向昆明市送电，为我国自力创办的第一个水力发电工程。跃龙电灯公司，原拟募集股款二十五万元，但开办三年，除官股外，收入私股本仅八万余元，在创办期间，实际用了六十余万元，都是借入巨款。送电以后，因利息很重，须要五六年始能偿清。这就说明了工业投资的困难情况。官僚、商人虽已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也有了把商业、高利贷等收入进行工业投资尝试的开端，但投资于跃龙的股款，公司不能“发达获利”，因而“官商股息均从缓支”，股息即使能支，也达不到商业高利贷水平。跃龙电灯公司的创办，正说明了这样一个矛盾。在技术上又必须依赖帝国主义，又受官厅的压迫，在生产的过程中，生产失常，供电不

足，终于1935年因业务亏损，为官僚资本所吞并。此外，还有军阀、官僚集团兴办的自来水公司，水量很微，收费高昂。

在矿冶工业方面，也多是官僚、军阀和“士绅”创办的，如东川矿业公司昆明分部，宝华锑矿公司，兴源煤矿和煤业公司等皆是。以东川矿业公司为例，实收官商股款七十余万元，但1920年公司总经理黄德润之大贪污案即达四十余万元。其所挪用的款项，主要用于经营鸦片。很显然，投资于工业的资本，也仍回到投机商业的经营上来。昆明所属的丰富矿藏，如煤、铁、磷等都是弃货于地，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的开采。

在这一时期，市内出现了五十余个生产各种日用品的工厂，使用机械生产，但资本微少，规模狭小，产品不能满足市内人民的须要，依赖省外以至国外输入。其资金较多，规模较大的，为官僚投资创办的亚细亚烟草公司，从1922年创办，至1918年为地方军阀政府所吞并，改为教育厅所经营的南华烟草公司。办理较有成效的，是在“五四”运动后，于抵制日货运动中兴起的火柴业和肥皂业。火柴业1926年至1937年，发展为利华、大有庆、瑞和、大云南、东兴、锡庆、民生等七个厂，产品由生产黄磷火柴到生产安全火柴，日货火柴被土产火柴所代替而绝迹。但因生产过剩，销售疲滞，于抗日战争开始后，为地方军阀政府所吞并。肥皂业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发达起来的，全市只有十家，略具规模的只有均益洋行公司一家，但产品只有洗衣皂，共计全年生产六万余箱，除在市内销售外，还推销于本省各县以及贵州、四川等地。

土布的生产，在1912至1916年间，农业与手工业尚未完全分离，玉溪小土布等在昆明销路颇畅，后来随着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而渐被淘汰。这一个时期，出现了大道生织布厂，先用木机，后改铁机，仿照外国产品，织成二尺四宽，十丈长的大布，行销全省以至贵州等地。其他纺织毛巾，线袜的工业也在此时期纷纷成立。

此外，还有铜铁机器、印刷、制革以及其他杂项工业，纷纷设厂，但资金大半在二万元以下。百人以上的工厂，也只有开智印刷公司等一、二家。

上述这些日用品工业，大多数为商人创办，也有一部份官僚、地主投资，但由于工业投资的收益，不能与商业高利贷的收益竞争，因此，当时官僚、地主、商人手中虽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资本，但主要是以商业高利贷为投放场所，投放于工业的不过占社会资金全部数量的十分之一。

这一个时期，一些手工业如织布、织袜、成衣、皮鞋、切黄烟、印刷、木器、金银器皿等一度兴旺，总计有一二千家，而另外一些特种工艺，如滇缎、绫罗、手工刺绣、象牙雕刻、玉石工艺制品、乌铜走银器皿，则随着地方军阀对人民的疯狂掠夺，财政金融的崩溃，而日趋萧条和衰落。

昆明民族工业的发展，其基础所以如此脆弱，并不是由于社会资金数量的微小，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地方军阀政府在省内外市场上所施加的压力。从帝国主义来说，它们通过商品输出，控制了昆明工业品市场，诸如进口的棉纱、布疋及各种日用品，占了压倒优势，又利用他们所控制的海关、交通——滇越铁路，任意增加运费及各种费用，对原料、技术和销售市场各方面，限制和排挤民族工业的发展，这是昆

明民族工业发展受到阻碍的一个主要方面。再从军阀政府来说，投资于民族工业，只有与军阀们有着密切联系的官僚“士绅”，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而为数众多的中小资本家则受到排挤而得不到发展，以致为官僚资本所吞并。地方军阀政府并没有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必需的条件，相反，由于货币的紊乱，度量衡的不统一，税赋繁重，运输困难，以至兵灾、匪祸、阻碍着工业品的流通，这又是昆明民族工业得不到发展的另一个方面。又因商业资金比工业资金周转快，利润多，故商人、官僚、士绅不愿投资于工业，致使工业比重小，发展慢，并且碰到不少困难，这就是造成民族工业基础脆弱的基本原因。

昆明的商业资本家，在经营上，多以家族为基础，亲戚、同乡、朋友合夥，按地区组成帮别。从1915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发生后，迤西帮成为最主要的帮别，其中为永昌祥、锡庆祥、茂恒等，在这一时期，均积累了五百万至三千万元的资本。与滇帮进行竞争的广帮，在昆明开设纱布、疋头号的有数十家，其投资于鸦片、洋纱和大锡的资金，约占全部商业资金的十分之五六。

昆明的商业资本家，大都是由经营鸦片起家的，据1924年云南禁烟公所的统计，昆明四十多家经营“特货”的各商牌号中，有贵州军阀刘显世之弟刘若遗所经营的隆兴公司，和迤西帮的永昌祥、鸣盛祥、元春号（茂恒的前身）等均在 其内。有的在最初经营鸦片的投资只有二三元，但二、三年后，资本增加到了 一二百万。因此，昆明的商业资本，在